



一座伟大城市的千年影像

深圳原住民家谱

总顾问 李灏 方苞 李广镇

主编 陈宏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深圳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深圳

策划：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深圳青年杂志社

 深圳原住民网
WWW.SZYUANZHUMIN.COM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一座伟大城市的千年影像

深圳原住民家谱

总顾问 李灏 方苞 李广镇

主编 陈宏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深圳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策划编辑：旷 昕
责任编辑：郭良原
装帧设计：陈思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原住民家谱 / 陈宏主编. --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80709-365-7

I. ①深… II. ①陈… III. ①乡村-家谱-深圳市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6146号

深圳原住民家谱

陈宏 主编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开 印张: 32

字数: 800千字

ISBN 978-7-80709-365-7

定价: 680.00元

特别营销: 深圳市千堆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人: 程萌 电话: 13802260025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改革开放是千年深圳的高贵血统

2000多年前，深圳劈鲸斩浪，从蛇口这片荒蛮之地走上了世界；30年前，深圳又从蛇口推开口，让万千大洋直奔眼底。

谁能说深圳不是中国最早向洋看世界的一只眼睛？谁又能说开放不是深圳千年的高贵血统？当深圳以全球视野，怀揣一腔中国梦闯荡世界之时，今天多少讥笑它没有历史和文化沉淀的古都大邑，兀自倒卧在夕阳晚照下酣然大睡？





《深圳原住民家谱》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李 灏 方 苞 李广镇
出品人：张骁儒 王茂亮
总监制：黄 玲 陈君聪 王海鸿
学术指导：王鲁湘 乐 正 吴华根 刘满衡

总策划：陈 宏
策 划：欧阳华南 王地久 胡野秋 贾玉宝 李刚毅

总编撰：陈 宏
主要编撰：郑燕成 韩志强 苏巧珍 唐淑芳
参与编撰：李 跃 樊 舟 吴 芳 曾海伟 张 冬
编 务：程 萌 李 冰 余琼辉 方婷婷

30集大型纪录片

《沧海桑田——深圳村庄30年》主创团队

出品人：张骁儒 王茂亮
总监制：黄 玲 陈君聪 王海鸿
策 划：吴华根 王地久 王大鹏 韩建勇 贾玉宝

总制片：陈 宏
总编导：欧阳华南
编 导：余 斌 万贞瑶 王 川 周华群
总撰稿：陈 宏
撰 稿：韩志强 唐淑芳 苏巧珍 李 跃 樊 舟 吴 芳 曾海伟
现场导演：李志勋 王思源
制片主任：郑燕成 吴秀斌 谢贵枝
外联主任：程 萌 李 冰 余琼辉
美术编辑：陈思亮
摄 像：莫晓东 蔡 敏 张 雄 赵明杰
录 音：朱 江
解 说：韦 亮
灯 光：吴伟华

联合出品：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深圳青年杂志社
深圳市新闻影视中心
深圳市千堆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原住民网
感谢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特别支持

主要图片作者（部分）

何煌友 陈宗浩 江式高 刘文林 余海波 黄裕南 吴治宏

（声明：由于部分图片未能确认作者或其联系方式，请作者与深圳市千堆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系。）

CONTENTS

目录



序 言

本书总策划陈宏序——

改革开放是千年深圳的高贵血统.....001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4小时口述——

“我们要对30万原住民的子孙后代负责”.....005

原宝安县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苞3天20小时口述——

亲历宝安“血路”：我的1966—1984.....008

原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广镇2天12小时口述——

完全不可想象：深圳农村30年.....014

凤凰卫视总策划王鲁湘凌晨6小时口述——

向历史致敬：30万农民的苦痛与尊严.....017

第一部分 千年家谱：深圳的根在哪里

遥远的绝响：一个千年小镇的变迁史.....022

历史的暗角：千年深圳地理考.....034

凝固如诗：百年建筑的背后.....056

大地无声：千年庭院下的古文物.....062

边城故事：渔歌战鼓中的风土人情.....076

名人祭：传说里的英雄与风流.....122

大国寓言：中国的乌托邦.....150

往事并不如烟：深圳10大家族千年变迁之谜.....166

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谱：百名老领导、老书记、 村股份公司董事长30年口述

黑潮下的血路.....181

45年前的一个夜晚，深圳大鹏半岛东南一个叫马料的村子，全村20多户人家、70多口人，静静地走进一条木制的大船，然后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一个海边村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毫无预兆。不要说人，连狗也没留下一条。

破冰.....189

1979年的春节，躺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病榻上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到了12道金牌：火速返回！坪山公社出大事了！

渔民上岸.....195

吴柏森说，“担心政策会变。经历了太多政治运动，虽然富了，但我们天天都怕政策会变。自己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被批斗。”

邓小平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才说：“政策肯定会变。”

南岭实验.....201

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哭着乞求：“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一位村民一边跑，一边掉头喊：“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下沙背影.....209

1278年，系在南宋王朝脖子上的绳扣，猛然收紧。这年冬天，8岁的宋少帝，在最后一支羸弱之师的簇拥下，南逃到了深圳湾畔。

数百年后，一位深圳诗人还如此描绘这个大雪纷飞，却注定要写入历史传唱的的夜晚……

怀德的秘密.....215

在无数社区股份公司被“厂租经济”捏住咽喉的今天，怀德又为什么能成功向工商业发展转型，还诱惑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入驻？

这似乎一直让人难以理解。

三洲田三迁.....221

1900年10月6日，孙中山领导的“庚子起义”，正是在这条古道上，打响了近代民主革命的第一枪，史称“三洲田首义”。

有人说，这条古道，其命运跌宕、冷暖变迁，正是数百年来静卧在群山之中的三洲田古村自身命运的写照。

渔一旧梦.....227

今天，无论是数千年前的历史传说，还是刚刚逝去的改革风云，过往的一切似乎都被蛇口吞吐掉了。岁月留给朝拜者的，仅仅是一个千帆百舸过尽，斜晖脉脉的苍凉后背。

渔一村30年间，从繁华到落寞的轮回经历，正是蛇口这块10.9平方公里土地数千年历史的缩影。

海湾渔歌.....233

顶着“深港合作的最大结晶”、未来珠三角的“曼哈顿”、“特区中的特区”三项桂冠的前海，能不能再现蛇口传奇，这还是一个巨大的悬谜！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深圳前海、前海人延续数百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最终消失殆尽了。

孤独的万丰.....239

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说：“潘强恩同志干得很好，从我的眼光看，至少是很有希望的农民领袖。”

万丰的一位村民曾语带调侃地总结潘强恩的各种头衔：思想家、军事家、历史学家、小说家、粤剧家、书法家、医学家。

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万丰被誉为“一个人的孤独江湖”。

东方小史.....245

出狱后的文志祥，选择了筛沙子卖。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庄主，终日守着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水，郁郁寡欢。四年后，文志祥患肝癌去世。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278年被俘的文天祥，宁死不屈，却默许了弟弟文壁的降元，一忠一孝，方有文氏后代繁衍不息的下文。700年后，1978年的文志祥，在面对和当时的宝安有天壤之别的香港时，选择的是将一双儿女安排逃港，自己留守。

这是怎样的一种一脉相传、历史轮回？！

罗湖“界河会”.....251

罗湖桥，一度是中国唯一连接世界的陆路通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也是从这里轰然推开的。短短的61米距离，窄窄的9.6米宽，中国走了一百年！

今天，我们的目光要绕过这座“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桥”，去打量一个与它唇齿相依百年厮守的村庄——罗湖村。

世外高岭.....257

在我们所采访的30个深圳村庄里，唯独有一个村庄，她的生命轨迹，和另一个特殊群体休戚与共。

她，就是高岭。

沙嘴博弈.....263

如果说，研究中国正暗潮汹涌的农村城市化，一定绕不开深圳，那探讨深圳30年改革开放，无疑离不开2000个自然村、30万原住民。

这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几乎是一座城市的总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总记录。沙嘴，毋庸置疑是这部总记录的缩影。

福田之福.....269

福田村，这个名字幸福的中国小村，这片30年前还是稻田横立的深圳城中村，在与世界500强邂逅后，碰撞出一种怎样惊心动魄的异国之恋？

“边城”西坑.....275

1978年之前，谁也不敢断言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世界就在眼前！

这一年，31岁的香港人林宛如，被西坑村民用一辆破旧的单车接到了村里，在大山深处开始艰难漫长的突围。

水贝“47街”.....281

47街，与纽约第五大道接壤，这个顶级时尚桂冠怎么会落在水贝头上？

打渔佬、种田佬出身的水贝人，在与现代商业、奢侈时尚，包括正在呼啸变革的世界博

弈交锋的过程中，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天人交战？

上沙变局·····287

2009年4月8日上午，心急如焚、寝食难安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带着9市委书记、市长来深圳开“诸葛亮”会，希望为广东找到一条诺亚方舟。

最后被汪洋“揪”出来并“狠狠”表扬一番的，竟然是一个叫上沙的小村！

白石洲的春天·····293

今天，我们似乎只能用静水深流，来形容这条从历史和文化的山峡冲决而出，在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挟裹下，陡然变得踌躇、迷茫、窘困的小河了。

不过，与大沙河大相径庭的是，静静的白石洲、美丽得如梦幻的白石洲，一派市井烟火的白石洲，却正以从未有过的自信在静静地变革。

民治之治·····299

16岁的邹家华，就偎依在父亲邹韬奋身边，亲身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大营救，他亲眼目睹了800多位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重要民主人士，被护送到民治白石龙，而后安全转移的全过程……

沙栏吓传奇·····307

沙栏吓，大鹏湾畔一座毫不起眼的深圳村庄，300岁高龄的古村落，中英街的百年旧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轰然断裂与漫长涅槃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首当要冲，又遭遇了怎样刻骨铭心的辉煌与阵痛？

六约进城·····313

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恍如隔世。2010年4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一位酷爱摄影的教授，在踏访深圳横岗时，大发感慨：“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

此前的中国，在他眼中是如此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

浪心的宁静变革·····319

这一去，就是26年。直到1975年，袁梦鸿客死台湾，再也没有返回深圳宝安区石岩湖畔的家乡——浪心古村，更无缘亲见家乡在改革开放后的光辉复兴与巨大腾飞。

只有他的照片，依然高悬在村里的少华袁公祠内，默默诉说着历史的烟云诡谲。

恩上人家·····325

30多年后，一位当事人在瓢泼的大雨中，冷凝地向我们回忆起这一幕：7个县委常委，5人义愤填膺，激烈反对，理由是“贫困资产阶级享受，砍红色老区革命大旗，弃村逃跑”。

弃权的两个人，默然端坐，不发一语。

守望楼村·····331

80年后的今天，深圳第一大村——楼村，这块“深圳最后的乡村守望者”，这块红色革命土地，因为它向世人成功地展示了一个什么叫绿色、低碳、和谐的“让城市更向往”的梦想水乡，再次引人瞩目。

鹏城的前世今生·····337

道光十九年7月7日，几名喝得醉熏熏的英国水手，在香港尖沙嘴将当地村民林维喜活活打死。8月1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交出凶手，然而，义律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

这一历史的偶然，像一根导火索猛地点燃了两个巨大的炸药库。

爱联的梦想·····343

2011年，第26世界大运会的主场地落户爱联。毫无疑问，在爱联的老厂房、老村屋上面，一座雄伟壮丽的现代化国际体育新城将拔地而起。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将把小小的爱联，推向哪里？

相濡以沫50年.....349

“这是一片献给‘可能性’的土地，这里，持续不断的进步是唯一有意义的指南针，而进步被看做和太阳升起一样理所当然。”

著名学者J·里夫金这样一句怀念美国梦的话，让我想到了深圳。

沉重的彷徨.....357

失去“蛇口系”的蛇口，一切将不复存在。对于30万原住民，和数千亿经济体量的深圳社区股份制公司，我们怎样才能通过改良基因，打造永续的发展？

这是一道直逼人心、无法回避的拷问！

千年宿命.....363

深圳的一夜崛起与玛瑙斯何其相似！当“特区不特”后，深圳的城中村会不会是第二个玛瑙斯？

皇岗新时代.....370

700年来，皇岗人捕鱼、种田，安然度日；30年里，皇岗村跳跃式发展，疾速融入深圳中央商务区（CBD）。

乡村体育“孤本”壘岗.....373

这个偏踞深圳宝安的老村庄，闷声静气地成了深圳乃至中国乡村体育的一个“孤本”。

大望从文.....376

10年的痛楚博弈，野蛮生长的大望被驯化了，弃“商”从“文”之后，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逻辑。

风起下梅林.....379

风光无限，却也无法回避拆建的命运，还有原本亲密无间、如今日渐疏落的宗族情谊和邻里情怀。

800年上梅林.....382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这个古村以雍容典雅的面相款步走进了当代历史的卷轴里。

水围庄子.....385

他们不愧为庄子的后裔，曾经的港人寻芳地，如今却是广东省文明社区，文化是娱乐业后又一枚令人瞩目的标签。

1992: 上步寻枪.....388

深圳城市化的第一步，是1992年从上步村迈出的！

田面易容.....391

三年前，这里是形同鸡肋的老厂区。因设计之名，田面，深圳市中心的300年古村，走上了旧改的梦幻前台。

大水田版画.....394

三年前，一个关于版画的梦想降生。300年洗礼，像转了一次身，使她有了另外一个名字：版画村。

盐田望海·····397

这个依山面海的村落，等待着的，是建设高潮过后的宁静搬迁。

凤凰的渴望·····400

拥有现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却只能低价出租；作为文天祥的后裔，至今没有拜祭祖先的祠堂。这只静待了500多年的凤凰，渴望振翅冲天。

千年蚝三村·····403

真正意义上的沙井蚝消失殆尽了，这是蚝民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话题。

塘尾谋变·····406

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到以两根大烟囱为地标，塘尾在打一场环境与发展的攻防战。

黄贝岭，黄贝岭·····409

这个罗湖区最大的城中村，一度是黄赌毒脏乱差的代名词，如今却平静安宁如小鸟的天堂。

翻身记·····412

从无名之地到步入名村，不论戏谑抑或迷信，“翻身”两字引人无限联想。

甲岸的滚滚风云·····415

没有土地可开发的甲岸村优势不再，如何调整厂房出租进行产业升级改造，是他们正在苦苦思索的未来。

沙尾点灯·····418

当初的宁静一去不返了，贩夫走卒各色人等在这里聚集、发梦；这里将何去何从？

田厦的深圳大学·····421

昔日，满手大茧的农民户户变身千万富翁。现在，城市化18年间，田厦即将完成向房地产大鳄的转型。

蔡屋围：中国记录者·····424

这是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最生动、最激越的演绎者和记录者。然而，梦想照进现实何等艰辛！

岗厦涅槃·····427

堪称当代中国最大的“城中村”改造，毁誉无数，各种利益主体的较量均堪称典范。

大芬的“世界油画工厂”·····430

很难想象，今日享誉世界的大芬村，一度被视为“城市毒瘤”。

坂田：深圳“北硅谷”·····433

坂田，深圳的“北硅谷”，一位小学校长的中国梦。

莲塘风雨·····436

30年里，莲塘三代人三次冒死打通一座通往香港的“国际桥”……

渔农，何止“中国第一爆”·····439

2005年，“中国第一爆”炸响，渔农村16栋高楼30秒内轰然倒地。这个不起眼的小村



从此名声大震。



寂寞径口.....442

他们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身上有着绝不艳美“包租公”、“包租婆”生活方式的深厚定力。



茂盛大屋：“深圳记忆园”.....445

道光年间，横岗豪富何氏兄弟在茂盛村巨资修造的茂盛大屋，如今，还隐隐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湖贝的世界.....448

一颗珍珠，两个世界，旧城改造喊了17年，何日启动？



石厦的心事.....451

有着比特区长20倍的历史，石厦还深藏着老深圳的哪些“秘密”？



大礪何人晓？.....454

无名英雄，在“贫困”重压下，默默守护着深圳的“水缸”。



上坪临海.....457

2008年，上坪村被市规划部门确定为实施整体拆建改造。一个簇新的新上坪，不日或将再次破茧化蝶。

附 录



深圳原住民7000年大事记.....462



纪录片《沧海桑田——深圳村庄30年》总导演手记——

中国，30万深圳原住民的改革作答.....476



参考文献.....478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479

——本书代后记



本书总策划陈宏序——

改革开放是千年深圳的高贵血统



陈宏，《沧海桑田——深圳村庄30年》总制片人，《深圳原住民家谱》总策划。历任深圳青年杂志社执行主编、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深圳原住民网执行总裁。

先以写高层内参成名，近年潜心于中国城市改革史研究。其专著《1979-2000 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反响强烈，被评为“迄今唯一一本关于深圳20年改革跌宕沉浮的民间史，是一本令人血脉贲张的深圳20年改革读本”。万字深度调查《东莞：浮华的外表，沉重的肉身》、《大学改变深圳》等作品轰动一时，多次受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等的专题接见。

经济专著《小世界》被称为“中国版的《世界是平的》”。

马料传说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原本惊天动地的“反革命事件”、“叛国投敌”，却在当地被成功瞒报？

45年前的一个夜晚，深圳大鹏半岛东南一个叫马料的村子，全村20多户、70多口人，突然消失了。

这些人去了哪里？为何要逃离？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谜。像马料这样整体消失，连狗也没留下一条的，至少还有耕田等5个小村。

据香港官方统计，从1953年到1979年间，大陆逃港成功者不下70万人。仅大鹏半岛，就相当于解放后30年中没出生一个人。而在香港，足足有一个整编制的大鹏“逃港分子”。

“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这首客家山歌，在上世纪60年代的宝安县老百姓中广为传唱。逃港之风最严重时，深圳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凄惨到“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的地步。

然而，真正令我震撼，乃至愧疚和忐忑不安的却是这样一件事：在长达30年的大逃港史上，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原本惊天动地的“反革命事件”、“叛国投敌”，却在当地被瞒天过海？

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历次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骇人的重磅炸弹始终安然若无，根本没有成为任何一个人向上级反映，残酷打击政治对手的“杀手锏”！

在一个连夫妻背叛、父子出卖也再正常不过的“革命年代”里，这片南海边睡之地简直让我无法置信！

深圳，到底是一块怎样的土地啊？

梁文森老人的嚎啕

“我都80多了，再拖几年我们这些老人都死光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抢救不回历史！”

2006年1月中旬，我的第一部研究深圳的专著《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蹊跷”出版。梁文森——著名经济学家、梁湘的弟弟知道后，第一时间冲进首都机场的一家书店，蹲在地上，一边死死地攥着书，一边嚎啕大哭。

旁边的年轻人，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位80高龄的耄耋老人，在刺骨的寒风下，何以老泪纵横，伤心如斯。

这一幕，像一记重拳狠狠地击打在我的心口上。

此后4年里，梁文森老人的嚎啕，一直像根狰狞的鞭子抽打着。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与血性——此刻，在给80万字的《深圳原住民家谱》、30集电视纪录片《沧海桑田——深圳村庄30年》犹豫着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的眼前又猛地浮现出那痛彻心骨的一幕。

我能不能再次击中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软肋，让它嚎啕大哭呢？

这是一道冰冷的、令人窒息的拷问。

4年后的今天，我所采访的100余位老人，有15位怎么也联系不上了，其中5位已过世。莲塘村86岁的老书记万仲英，嘶哑着说：

“中国改革开放应该要给深圳30万原住民立一块碑啊！当年，哪一条路不是冒着杀头、撤职、蹲大狱的生死危险杀出来的？”

万老眼泪吧嗒吧嗒地流：“我都80多了，再拖几年我们这些老人都死光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抢救不回历史！”

2007年6月，宝安区一位文史专家说深圳还残存1700座百年以上的古迹。我们曾酩酊一醉，为之庆贺。可是，仅仅4年不到，1200余座就轰然倒塌，化为灰烬。几百年的风雨岁月都捱过了啊！

以前，我一直觉得日新月异，天翻地覆慨而慷是多么美好的字眼。现在再看到这些形容词，心口突然一阵绞痛。

这4年，我们一直活在惶恐、羞愧、绝望、背叛、挣扎和不信邪等诸种复杂难言的情境之下。至于究竟经历了多少阻扰甚至羞辱，实在让读者难以想象。我们一再绝望，却永不放弃！

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列宁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敬畏历史，也是一种背叛。

不容青史尽成灰！

“玛瑙斯”魔咒

7000年前的那一刻，命中就注定这位置身蛮嶂地理，具大洋视野的荒古野人不会是第二个“玛瑙斯”！

深圳的繁荣从何而来，又将向何而去？最终的航向在哪里？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巴西亚马逊河畔，一个叫玛瑙斯的小镇。

100年前，玛瑙斯一夜成名，世界瞩目。原来，这里是地球上惟一生长着橡胶树的土地，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发现了橡胶的奇异功能。玛瑙斯顿时富商云集，财源滚滚。那里一个小小的市场，竟然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设计的，城里的亚马逊歌剧院至今都能够与欧洲的任何一个歌剧院媲美。玛瑙斯俨然成为世界大都市！

玛瑙斯的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们的美梦随着财富一同生长。然而，好日子短得如一股轻烟。随着狡猾的英国人把橡胶树种偷运出境，并在其殖民地试种成功，玛瑙斯气泡一样升起的五彩缤纷又气泡一样消失，在二十多年后，复归为原先的小镇。

深圳的一夜崛起与玛瑙斯何其相似！

从理论上来说，曾令无数新兴城市闻风丧胆的“玛瑙斯”魔咒，难道单单就放深圳一马？或者深圳的30年天纵繁华，除了我们已知的时代特殊原因外，另外还藏匿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发展规律。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审视和评价深圳过去30年成败得失的价值体系是不是需要重构？

在中国历史上，深圳与开封的对立不可置疑是属于天然的、时代的、价值观层面的交锋。

在今天开封的地下五米，是明代的开封城；在明代开封城地下的十米，掩埋着北宋的大都；在大都下面的五米，依稀可见战国时代的大梁。

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人们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在旧址上续写他们的传奇和梦想，即使这一次次被滚滚的黄河水吞噬？因为，我们居中自傲，认为中原大地为天下者中。居中者为上，而万里海疆不过是遥远的边界。

这样的悲剧和愚昧一再注销了开封的旷世繁华。这似乎是中原文化几千年来走不出的历史三峡。

而深圳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一直是向海而生，睥睨中原。7000年前那一刻，命中就注定这位置身蛮嶂地理，具大洋视野的荒古野人不会是第二个“玛瑙斯”！

千年高贵血统

我们应该长跪不起——因为对7000年历史可耻的无知，粗暴的割裂，深圳备受伤害！

“玛瑙斯”魔咒的核心是封闭自守，耽于享乐。而深圳，改革开放一直是它千年的高贵血统。

多少过往，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深圳市南头半岛的蛇口紧密相关。这条2000年前伸向世界的蓝色巨臂，被公认为全球最为古老的海上大动脉。它以中国南海为中心，泉州、广州为两个主要起点，东通日本、朝鲜半岛、西经东南亚、印度洋地区，一路劈鲸斩浪，直至西亚和东北非。

据史书记载，从秦汉时期开始，蛇口就是海外船只驶向广州前的重要停靠点。盛唐时期，阿拉伯、波斯、印度、安南等外洋商船来广州通商，均先在蛇口的赤湾稍事休整，再驶往广州。郑和下西洋也至少5次于赤湾一带中转或上货。

在最近30年里，因为“冒险杀出一条血路”，蛇口对于中国的意义，被著名“改革老人”袁庚深情地评价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试管，就像爱迪生试制出来的第一个灯泡，本身只有2秒钟的辉煌，但从此世界明亮起来了”。

2000多年前，深圳劈鲸斩浪，从蛇口这片荒蛮之地走上了世界；30年前，深圳又从蛇口推开窗口，让万千大洋直奔眼底。

谁能说深圳不是中国最早向洋看世界的一只眼睛？谁又能说开放不是深圳千年的高贵血统？当深圳以全球视野，怀揣一腔中国梦闯荡世界之时，今天多少讥笑它没有历史和文化沉淀的古都大邑，兀自倒卧在夕阳晚照下酣然大睡？

我们应该长跪不起——因为对7000年历史可耻的无知，粗暴的割裂，深圳备受伤害！

而深圳历史上的六次大移民，让发源于中原帝王将相、大儒大贾之门的深圳10大家族，当仁不让担当起中原文化最大的改革者的重任。扬弃千年之后，汉学儒风自此与剽悍海风齐飞。

这种地理和文化上的开放，以及裹挟而来的深远改革，几乎是彻底的、划时代的颠覆性革命。从孙中山的推翻千年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近代，人们一直惊诧为什么只有南粤能救中国？

大河流日夜，风帆起珠江。只有千年的改革开放，才能孕育中国暴风骤雨般的近现代大革命、大变革，才能挽华夏之欲倒！

历史记录了中国的六次向海而生，六次改革开放，六次浴血突围。尽管这一切，显得多么的漫不经心和残酷血腥。

第一次是秦移民。50万秦军覆没于岭南，幸存者成为最早大规模留在岭南的北方人。此后，50万“贱民”，其中包括“贾人”（生意人）和1.5万名“没有丈夫的女人”再次奉旨南迁。

第二次是汉移民。近四百年间，中原人因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向岭南迁徙，几乎从未间断。

第三次是晋移民。西晋末年的战乱饥荒和东晋的“五胡乱华”，导致大量的中原士族举家南迁，经江西、福建进入广东。

第四次是宋移民。南宋末年，大批抗元部队溃败，余众大都逃

到南部沿海地区避难或谋生，形成了对岭南、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又一次移民高潮。

第五次是清移民。康熙八年，朝廷下令复界，新安县得以恢复。官府实行优惠的招垦政策，吸引了大批来自梅州地区的客家人。雍正年间更优惠的政策，又吸引了农民大批涌入新安县垦荒，甚至从较远的潮州、江西、福建等地举家迁来，形成深圳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第六次则是今天的新移民。

这些移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天生桀骜，不愿固步自封。千年来，不少人更把深圳作为跳板，胸怀世界，敢于梦想，漂洋过海到南洋经商。

深圳也因此深深烙上了改革开放的千年印记。

在盐田一个藏在大山里的废弃小村——高岭，我们摄制组惊奇地发现，四五百年前，高岭人的祖先们就漂洋过海到南洋闯世界。村里的书院、住房都是欧式的，百年前的排水系统竟然是德式的，下再大的雨，也永远不会形成堵塞。

而中央之所以要让深圳去杀出一条血路，也是因为改革开放是深圳千年的高贵血统：

这里与香港一河之隔。建国后在长达20年里，宝安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铁壁合围下的大陆伸向世界的“鼻孔”。这个“鼻孔”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也一直被默许实行某些特殊的政策，相当于一个“小特区”。

这里人心思变。比如早年的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他的“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思想就是封闭时代的一丝开放门缝，是中共对外开放的先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里引进资金、技术、管理、“三来一补”有先天优势。历史上从这里逃到香港的宝安人不下30万，海外的更是超过百万。深圳改革开放后，一个村长在香港召集同乡开个联谊会，就可能带回十多家“三来一补”企业！

无需讳言，“深圳奇迹”的产生最大的头功是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并且小平同志把圈划在了深圳。但是，谁又能忘怀深圳——这个在改革开放的刀锋上呼啸凌空，几乎独舞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英雄？

一部灵魂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史

与袁庚、梁湘、李灏这些中国改革的关键柱梁一样，深圳农村早期的改革开放也是一再付出血酬最后才轰然推开的。

巴尔扎克说：一部灵魂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史。从深圳30年改革开放史里，我们听到了无数改革前辈灵魂的挣扎和悲怆吟唱。

与袁庚、梁湘、李灏这些中国改革的关键柱梁一样，深圳农村早期的改革开放也是一再付出血酬最后才轰然推开的。

1978年4月的一个夜晚，广东边防某部队在宝安县深圳湾海面上截获了两条小渔船，船上躺着六七名衣服褴褛的青壮年。

这几个“逃港分子”，是宝安县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社员。而

幕后组织者竟然是大队书记文志祥——一个上级领导眼中反偷渡的“急先锋”。

文志祥因此蹲了四年大牢。

在当年屡禁不止的“大逃港”事件中，文志祥或许只是时代漩涡里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位如此向往对岸那一个传说中的花花世界的农民，万万没想到，他比时代仅仅快走了几步。一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开始拐弯。

出狱后的文志祥，选择了筛沙子卖。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庄主，终日守着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水，郁郁寡欢。四年后，文志祥患肝癌去世。

文志祥的强悍和敢于牺牲，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南宋名臣文天祥。你可能想不到，文志祥就是文天祥亲弟弟的后裔，东方村竟然是文天祥家族后人聚居了600年的一个老村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278年被俘的文天祥，宁死不屈，但是他默许了弟弟文璧的降元，一忠一孝，方有文氏后代繁衍不息的下文。而700年后，也就是1978年的文志祥，在面对和当时的宝安有天壤之别的香港时，选择的是将一双儿女安排逃港，自己留守。

这是怎样的一种一脉相传、历史轮回？！

1979年的春节，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颁发了一纸文件，允许包产到户，但是要求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这一年的春节，躺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病榻上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到了12道金牌：火速返回！坪山公社出大事了！

所谓“大事”，就是公社背地里实行了包产到户。这几乎与安徽、四川个别农村偷偷的做法没有丝毫区别。

然而，历史吊诡的是，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像核爆炸一样，震动了海内外，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农村巨变的第一块丰碑，万人传说。而深圳惊世骇俗的这一页，却仿佛石沉海底，无人提及。

不过，往事悠悠，亦如烟云。30年后，我们更应该严峻追问的，则是另外一个直逼眼底，让人无尽喟叹、沉重反思的问题：

“打响农村改革第一枪”、盛极一时的小岗村，直到今天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一根大旗，为什么始终无法让自己迈向富裕？而深圳，竟然杀出了一条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血路，昔日的农村巨变为国际大都会！

1974年，从新疆建设兵团复员的万仲英，被任命为莲塘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莲塘的村民，是如此描述当时的深圳和天堂香港巨大的生活差别：新界人，家里有好几部电视，白天也开，晚上也开，人也看，猪也看，鸡鸭也看，而莲塘没有一户人家有电视，“香港的鸡鸭比深圳人都生活得好”。

1978年，莲塘将散落在香港的110亩“插花地”要回，并申请到了110个过境耕作证。而那时，横亘在深港之间的深圳河，不是连接的纽带，反倒是村民过境耕作的屏障。

万仲英决定自行在深圳河上建座桥。当时的深圳河上，只有文锦渡、罗湖桥，罗芳桥、要自行在河上再建一座桥，政治风险多大